



天
香
報
堂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五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

獸昆蟲焉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鳥

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禋象察氣之妖祥也

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靈臺杜預注左傳

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是古門反
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木或作虫非冥亡丁
反冥冥無知貌字林云幽也又云定反般子錫反
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
四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正義曰作靈臺
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
其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昆蟲
民歸附之故作此論以歌其事也詳說作臺序言
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
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為民所從中應久矣而於作
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
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
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親附之
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
進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
至作臺而民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內也言民
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同沼皆

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鹿獸也白鳥鳥也
見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
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
之蟲然則諸蠶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
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
蟲以總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圖畫以養獸
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
政教得所合樂評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
四民者至備故。正義曰民者冥也孝經援神
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進故於是始附解
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
觀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
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視祲掌
十燭之辨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視二曰象三曰
鑑四曰監五曰罔六曰壻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隲
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川農云想謂日光
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罔日月食
也壻謂日月晝無光也敘者雲有文敘如山在

日上也亥謂鐘日傍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黃
日也隋虹也想雜氣有所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
舉天之異氣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爰
取以爲說十輝而惟言視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
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
臺觀之獨引視祲之事者以視祲爲官名則是仰
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
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
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舍神務
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
是靈臺在豐邑之都內也所引春秋傳曰若僖五
年左傳文引之蓋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
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此略引之故
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
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
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圃臺觀
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圃臺諸侯卑不得觀天
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

華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
反也韓詩說辟離者天子之學圃如壁壘之以木
示圃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離者取其應
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時事三老五更在南
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載處蓋以
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
靈之靈謂之辟離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
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
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爾雅曰靈圃稱沼曰
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
之玄之間也禮記上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
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離諸侯曰泮
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就有罪
反釋奠於學以詠獻告然則太學即辟離也詩頌
泮水云既作泮宮泮水浚服罔罔在泮獻賦
泮問如羣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詩離同義之證也
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圃有靈沼有辟
離其如是也則辟離及三靈皆同處在外矣圃也

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圃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
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
昭昏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
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
同處辟廱即天子太學也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
殷制其與稱謂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
在郊何則則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而辟廱
與太學爲一所以稱太學移而辟廱不接者以辟
廱是學之名耳毛輔以殷之辟廱與大學爲一故
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大學爲辟廱小學亦可矣周
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
廱矣若然唐是唐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
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預宮都之學也詩所謂泮宮
也字或爲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
行往適之故知在郊魯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
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
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按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
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對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太

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
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
太廟土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
謂之太廟則之以水似壁故謂之辟廱古法背同
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
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
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
水則如壁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顧于
容春秋經傳則云太廟有人各其體一也肅然清靜
謂之清廟行禮於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
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者謂之辟廱古書物望氣祥
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之謂之太
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云靈臺辟廱廟
明堂之中此等諸書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鄭
必知皆異處者袁准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
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宜而世之論者今以爲
一體取詩書放適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
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

所設敬廟鴻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養射
其中人鬼交錯因存截耳務集流血以
干犯鬼神其神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賈之物連日
月乘玉幣以薦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上蓋非其
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而東西八丈
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
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偏別非一
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
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
而以其神聖之聖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
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
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
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廣序皆以養老乞言
明堂位曰瞽宗殿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
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棊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
宗書在上庠此廟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
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于齒於

學謂入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廟
八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應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應
之制謂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
澤也水必有魚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
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應大
射養孤之處太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
訓諭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佐明堂之
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
同處死生悉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大
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應處其中
今未知辟應廣狹之數但二十九十八加之辟應則
徑三百步也亦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
之衆始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
一門之謂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
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
辟應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
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

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誠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左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達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古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古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

昔武王湯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夾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並不據爲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宰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雍皆在郊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神之精明

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

也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

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
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

以名焉○度待洛反下同應**經**始至成之○正義

附之既徒於豐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趾

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

衆庶之民則競效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

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神神之至有成

○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

云神之精明者細靈則靈之為極就神中精者而名

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

或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

言民心樂為之也○文王至以名焉○正義曰非

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

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

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為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

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

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

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

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

臺蓋者渡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為臺故指

實言觀也傳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

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惟魯云在京兆鄠

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滑侯為靈臺於

造其時僭名之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云亟急也

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

事而來攻之○亟居**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所以

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

於囿也麀牝也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

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圖音又徐于目反應音憂應此兆類刃反處昌處反

○

固所以至應也。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

其中故云固所以城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

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制則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

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制則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

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國

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宜王自以為諸侯而

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言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

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

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解而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國

也鄭駁與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焉則則似因臺

為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編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

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

是為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

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

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

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

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

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

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鹿也

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圖音又徐于目反應音憂

應此兆類刃反處昌處反

固所以至應也

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

其中故云固所以城養禽獸也

天子百里諸侯四十

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制則七十

里有諸孟子曰書

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制則七十

里有諸孟子曰書

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

也曰寡人之國

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宜王

自以為諸侯而

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言王不舉天

子而問及文王

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

明天子不止七

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解而稱靈意

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圖音又徐于目反應音憂

應此兆類刃反處昌處反

固所以至應也

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

其中故云固所以城養禽獸也

天子百里諸侯四十

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制則七十

里有諸孟子曰書

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制則七十

里有諸孟子曰書

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

也曰寡人之國

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宜王

自以為諸侯而

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言王不舉天

子而問及文王

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

明天子不止七

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解而稱靈意

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圖音又徐于目反應音憂

應此兆類刃反處昌處反

固所以至應也

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

其中故云固所以城養禽獸也

天子百里諸侯四十

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制則七十

里有諸孟子曰書

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制則七十

里有諸孟子曰書

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

也曰寡人之國

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宜王

自以為諸侯而

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言王不舉天

子而問及文王

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

明天子不止七

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解而稱靈意

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

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

言感於中和之至 ○虞音巨樞徐七凶反又音衡衡

亦作鼗鋪音答於音鳥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

盧門反一云鄭音倫下同辟音壁注同植特職反拘

句尹反 ○虞業至辟靡○毛以為文王既立靈臺而

縣音玄 ○知民心歸附作沼圃而知鳥獸得所以為

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已之德行審否

故使人設極者之虞橫者之極上加大版而捷業然

又有崇牙其飾維樅然於此虞業之上懸首之大鼓

及維鋪之大鐘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

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是王之靈

道行於人物之驗 ○鄭唯下二句別義俱在箋○

植者至節觀者 ○正義曰釋器云本謂之虞孫炎曰

虞植之植所以懸鐘磬也郭璞曰懸鐘磬之木植者

名為虞然則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存機木謂

植立者為虞虞謂橫牽者為植植上加之大版為之飾

釋器云大版謂之業無矣曰業所以飾植植則板捷業

如錫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

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樅樅然有聲曰設業設虞

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虞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

象從樅從木也黃大也故謂大鼓為黃鼓冬官釋人云

鼗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鼗鼓注亦云大

鼗謂之鼗是也樅樂云大鐘謂之鼗李巡曰大鐘者

樂之謂大也郭璞曰亦各謂也水從正如壁者壁動

則而內有孔此水亦謂而內有也通如壁然土之高

者曰丘此水內之也木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

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統而所以節約擊石令在外而

詩

卷之六

五

文王知民心歸附焉欲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
故大合諸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已德觀其實允人物
之心以否出此經既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
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
以樂故在禮雖之內與聞之
者莫不喜樂是其知之至也

鼓逢逢駸駸奏公圖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

見口喉無眸子曰瞽公事也圖云凡降使瞽矇為之

○夏後河反沈又音結章卡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
丈餘甲如鎡皮堅厚官昌巖連燕紅反岬蒼云鼓聲
也字作餘徐音魯矇音蒙岬依字作斐蘇口反亦作
瞽說文云無目也字林先么反云目有眸子無眸子也
昨莫圖魚屬至公事○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
候反圖代蛟取鱣魚師取魚之官故知鱣是魚之類
屬也書傳注云鱣如蜥蜴長六七尺陸績疏云鱣
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卯大如鵝卵甲如鎡甲今

合樂鱣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注亦云鱣
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為和也
矇矇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為等級矇者言其
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
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矇當無故云無眸子曰矇其言
亦有眸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
目矇謂之矇有目矇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
謂之矇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為名其總則皆謂
之瞽尚書謂矇為矇子外傳云吾非瞽史周頌有有
瞽之為周禮有瞽矇之職是瞽為總也周禮瞽矇二
字已足為官名故文不及矇此字理不言瞽各從文
之所便外傳稱矇謂矇賦亦此類也周禮上瞽中瞽
下瞽以矇之高下為等級不
以目為次第矣公事釋詁文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復

反下業○下武六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經

下武反○六章皆言武王蓋有明智配先人之道

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

功焉○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太

王上季皆是矣而序配云繼文者作者以內道積

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

實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太王王季雖脩德創

業為後世所繼而未有人命非開基之主不足使

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

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

復受為亞前之辭武王之

受天命白魚人即是也

一後人能繼先祖者繼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武繼也○云下猶後也哲知也

一後人能繼先祖者繼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

王謂太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哲又作詰皆同知音

智下○武繼○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存後故云下猶後也

同○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存後故云下猶後也

哲智釋言文言後人能繼祖考維周家最大謂大王

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為西伯文王又受命

-15 245 30 895" data-label="Text">

是稱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

王也○云此三后既設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

一配行其道于京謂鎬京也○假音遐也此三后

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註云登

-15 220 30 900" data-label="Text">

上也遐也上也者若仙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為王

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云作為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

其世世積德庶為終成其大功正義曰作為釋言

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

紂即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

孚信也此為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

者欲成我周家至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

曰民無信不立成王如字又于**命猶至不立**

況反此為如字**命猶至不立**正義曰此承

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為成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

已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曰自所言故辨之

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為多矣獨以信為言者由王德

之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

功成然後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成王之孚下上之式式法也**云王道尚信則天**

下以為法勤行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其先人

也**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

行子孫以順祖考為孝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

天子也應當侯維也云媚愛茲其也可愛乎武王

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

德積中以高大**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云服事也明

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昭哉至

嗣服

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逮武王所言而歎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亦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謂嗣祖考也。○**原**一人至侯維。○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為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為維也。○**原**可愛至高人之正義曰序言繼文非人順德後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與易者斤斤象辭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受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為證定本作恤德導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為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原**服事至天下。○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禮記人傳曰牧之呼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孝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

言此云昭茲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也。○**昭**茲來許繩其祖**武**。○許進繩戒武迹也。○**原**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原**來王如字鄭音。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原**云祜。○**原**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原**祜音。○**原**昭茲至之祜。○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為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為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為民愛之如此。○**原**許進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

進編戒武迹皆釋訓文。○○茲此至成之。○正義曰：此此來勤皆釋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未行故美其終成之。○○福至之言。○正義曰：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為天下所樂。仰此是欲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其得福之言也。

有佐 ○遠夷來佐也。 ○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

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受天至有佐。○毛以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祐。福故四方諸侯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承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天之祐。因則為遠逝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鄭唯以下句為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臣言王

親近其臣與之同歸。○○遠夷來佐。○正義曰：言不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來佐之。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遷通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遠有佐為遠夷。則四方來賀為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武王至福祿。○正義曰：要。以不遠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其蒙其福。其封為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位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用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昔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福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至

伐功之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熊席文王命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命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進孝心同四方而正海內所為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若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為不止於伐紂繼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中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此篇八章其本俱言蒸蒸而四章言武王之謠四章言王后卓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命聞成民受命代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與其義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從之言四章言作豐以土四方施化而為法度比之前事

為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為不盛故不舉義謚此文王之專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古八章言重功業以為大事仲虺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貽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文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專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專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為之章次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



云通述駿

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命聞之聲者乃述行有命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太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

盛古亂反。通尹。橘反。又音述。駿音峻。觀。文王烝哉。烝君

也。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烝之烝反。韓詩云美也。

文王至烝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大王王季

所有令聞之善聲，所廣大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太

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太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

哉。通述至益盛。正義曰：通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釋話文且千開居曰二代之王必先其令聞

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為有聲矣。故為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太王王

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介為已有故云通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太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

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烝君正義曰：釋話文。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

以應天命。對之應。文王烝哉。武功至天命。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

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邦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

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

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為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為於豐得命，故徙豐

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築城伊瀆，作豐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

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武成溝也。匹配也。云

方十里曰成。滅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動也。文

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費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

武成

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

都邑乃述追毛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武况城反成間有武字

又作而碑詩云涇深池垂居力反下亟同或作棘王

慈音欲本亦作欲廣古曠反深尸鳩反行下孟反

后丞哉后君也云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

以義謚○後成○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此

一成之武滅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

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滅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

子之制所以纒得代崇仰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已之

欲而庸此都邑乃追述上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

耳此王之為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滅成溝

○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滅溝是總

名故云滅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滅涇音同○

方十里至其業○正義曰中傳滅為成溝之義故云

方十里曰成滅其溝也○每方十里之城其外有此

溝謂之為滅此滅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為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涇是其事也○韓急釋言

文禮記引此詩作匪華其欲華亦急也文王既以受

命當為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筆此豐

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

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已之欲欲得廣此都邑

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至季勤孝欲○成間道故

已早速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追王季勤孝

止言王季者以太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

三

卷

及

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
之城註云亥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
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大
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為近耳或者天子實十
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
兩解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
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辭
以見二途之意也○**國**后君○正義曰釋詁云箋以
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論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
相比校無謫之意其事皆劣故言非其盛事不以義
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
總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濯大翰幹也**

云公事也文王進行太王王季之王築其事益大作
是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

而歸之王后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詩云美也垣音袁
輪曰垣反徐音寒
王后烝哉**烝**王公至烝哉○正義

又本之前世言此王進先王之業其事雖益大矣即
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內更築而垣牆之以立宮室
而善焉乃為天下四方之民所其同心而歸之其王
昔文王維乃為之翰幹謂為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
誠得人君之道哉○**濯**大翰幹○正義曰皆釋詁
文○**國**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人則從小
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為大也上言通遠來者此承其
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
豐此言維豐之垣則是豐城之內別起垣也故云作
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
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為天子所同心而歸之
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與牆為法故為之幹者正其
政教定其法度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績業皇大也



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

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

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

王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

鎬京在豐水之東

○時音壁詳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汎旁劬反字亦作汎濫力

言大者並如字

皇王丞哉

云變王后言大王者

武王之事又益大

豐水至丞哉○正義曰上既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今豐水

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

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

故為天下四方所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為

之君而施化焉此太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績業

皇大○正義曰績業釋詁文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

故為大○績功至之東○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

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

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汭之

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

頌為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與

注內禹之功故知豐水亦汎濫為之禹治之也汎濫

謂汎長濫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于河此章武王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武王作邑於鎬京

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

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烝哉

正之武王成之云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

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

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二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

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武王烝哉

敬也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

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自

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例上下之文

莫大於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彼詩云武王烝而

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糾身即王位功

無大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占定本集註皆云功

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

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

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

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

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

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

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

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

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

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

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

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

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

武王蓋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傳其所以

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

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邑音起蓋以之反孫王申毛如字鄭音

遜傳益專武王烝哉○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

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豐

至矣哉○正義曰言豐木之傍有邑菜豐木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為邑中況武王豈不以功業

為事乎言實以功業為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

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合得長世武王誠得為人君之道哉○○燕

安翼敬○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翼敬釋詩文○○論語至棄基○正義曰論語遺即燕傳

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

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

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

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反敬之言之

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棋播為喻言父為

之於前子不漸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

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

棄我其業乎引此明後人須附前基故云傳謀以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文王受命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文王受命人章章氏同

文王受命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此篇之義，在於文王受命之後，其德業之隆，足以配天。故詩人作此十篇，以頌其德。其章句之數，亦足以見其言之詳也。此篇之義，在於文王受命之後，其德業之隆，足以配天。故詩人作此十篇，以頌其德。其章句之數，亦足以見其言之詳也。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詩七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部氏。生民之章，首章十句，二章三句，三章八句，四章五句，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

首章十句，二章三句，三章八句，四章五句，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

毛詩疏

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
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
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
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
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
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
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
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
順經而爲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
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
開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
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各見圖書也文既
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
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
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
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
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傳

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言稷之

母配高辛氏帝焉

傳

云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

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
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
生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傳

禋敬弗去也

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大

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

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

傳

云克能也弗

之言被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

謀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

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禮音因續婢升反籀音獨弓

衣祓音弗又音廢下詞齊側履帝武敏歆介攸止皆反本亦作齊篇未齊敬同

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踐也帝高辛氏

之帝也武述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

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虛動風早育長也后稷

播百穀以利民云帝上帝也敏攝也介左右也風

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

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

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

後則生子而壽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為后

稷政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前厥初至后

為本其初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狀言

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禮

敬能泰祀於郊禘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

禘祀郊禘之時其夫高辛氏帝幸與此行姜嫄隨帝

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為神靈饗神既饗

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

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福德福之風早

終人道以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為舜

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雖為后稷矣本其初

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謀后稷是顯見之號故

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為異其

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禘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
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擗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卽
心體歌歎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
有人這精氣之感已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
戒不復御餘同○生民至帝焉○正義曰此章首
言生民卽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
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音
語云黃帝以源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
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
后稷之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
生此高辛氏以后稷爲嚳之子也張氏曰高辛所興
名嚳以字爲號上古音故也大戴禮帝系篇帝嚳上
其四妃之十皆有天下上妃有郤氏之女曰姜嫄而
生后稷次妃有媯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
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之女曰常儀生肇
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
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
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之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

然則堯堯聖若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
待契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豈迹隱端雖則自知
故不委任自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
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其至堯崩有餘歲矣堯
不以其爲弟而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
則未嘗偶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
承受柔卽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統之書及春
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焉毛說者皆所不信○
周禮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釋詁文
周禮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底生謂之始相又以祖
之尊大也謂之太祖周詔曰我太祖言稷之所經緯
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
道愛必名此經之民爲始相者以人之爲人皆有始
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
類身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相解其言厥初
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

以源配之故如有女名嫫婦人不以各行此源或當
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各言之鄭
信識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
傳十世則堯非繫于覆年又少於堯則姜嫫不得為
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
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
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
皆鄭所不信案融云覆契年推於堯堯不與聖並處
帝位則覆契焉得為聖子乎若述覆契必繫于如史
謂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費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
不然則聖詩之雅頌姜嫫履迹而生為周始如有姚
以玄鳥生商而契為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蓋為
覆契之父帝嚳聖夫妻源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
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嫫其德
不同二帝是依是生后覆周魯何殊特立姜嫫之廟
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嫫為世妃則於左傳
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禮**
敬至之前○正義曰釋詁文禮祭也則禮是祭之名

又云禮敬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禮為敬也
大宗伯云禮祀昊天上帝注云禮之言禮與入尚昊
聖氣之具謂者也則鄭以禮者惟祭天之名故書稱
禮于六宗鄭皆以為為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
禮祀者諸儒遂以禮為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
意以享曰禮禮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禮者煙氣煙
盥也天之禮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
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禮
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禮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
轉相因者周禮云禮祀上帝辭其本言燔繼之禮也
書曰禮于文武皆取其辭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潔
祀曰禮若潔祀為禮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
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燔燔燔精
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為然鄭
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禮是禮名
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禘之祀郊必祭天
則毛亦以此禮為祭天其餘書傳言禮者則未知毛
意與誰同也弗訓為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

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禮祀未知所祀之神
故云古者必立郊禘焉言此祀祀郊禘也知者以婦
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禮記以
求子唯禘為然故知禘祀是祀禘也既言所祀之神
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
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
燕以此時感陽氣火集人堂宇其來主為產乳蕃滋
故王者重其祠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禘
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禘者祀之變祀言禘者神之也
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
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宮有后也
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
內宮之主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
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
內宮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
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饗天子所
謂已被幸有娠者而使大祝酌酒飲之於郊禘之庭
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帝以弓之調衣

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
帶弓衣執弓矢處其所生為男也難於月令之注其
意則然唯高禘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
卵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
祀焉以為高辛有嘉祥故無高禘祭豈月令章句
云高禘祀者高禘尊也禘猶尊也吉事先見之象謂
之入先也於此及玄鳥傳皆誤作郊禘則讀高為郊
下傳云定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
也然郊禘謂之郊不內高辛亦不以高為禘也郊天
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大牢著以兼祭先禘之神異於
常郊故也鄭於此甚亦云禘祀上帝於郊禘則后稷
未生之前已有郊禘之祀矣而月令注以為簡狄吞
卵卵生契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
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禘有能問焦喬答云
先契之時以自有禘氏禘除之祀位在有郊蓋以玄
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禘祀乃於上帝也禘簡吞卵
有于之後後王以為禘官嘉祥祀之以祀帝謂之高
禘毛傳亦云郊禘者以古自有於郊禘之義又據

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
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
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
配之若前已釋此言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
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卽有子故繼祈爲早耳又解
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後稷者以其身爲稷官能
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後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爲
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棄擊民阻饑汝后稷
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帝上帝至后稷
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逆生契以卵生之
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
蒼瓘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卵木遺卵流娥簡吞
之生契封商苗與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
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穡踐之踐之而
身動如孕者及暮而生棄與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
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聖以迹生契以
卵生之說也又闕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

姜嫄與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
帝卽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
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
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傲爲拇指
故依州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又介
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
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
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
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禘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
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
之迹又後是以就拇旣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
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卽言敬故知心體
欲欲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注如有人道感已者
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禮弓曰寡婦不夜笑注云嫌
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成不復御解載震
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爲震爲有身靜女傳曰
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銀則禮當不御故所
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壽也周

本紀云棄之隘巷寒水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曰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繫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嚳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嫄夫人之迹而欲飲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欲飲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理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等易傳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傳誕大彌終達生也

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箋

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

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 彌山支反達

他未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

不拆不副無菑無害

傳

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母橫逆

人道

○ 拆勑宅反副字通反說文云分也

以赫厥靈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傳赫顯也不寧寧也

不康康也

傳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

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

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

也

傳誕彌至生子○毛以爲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

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是也
先生者其生之易如蓬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此
之也其生之時不拆割不剖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
無患害以此懷可美大也天既祐命有身又使之生
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言不降
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
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禮祀
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禮祀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爲
禮祀所安也內爲禮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
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
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
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胤故心
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亂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禮
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
生又懼時人不信常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
以棄之也○**禮記**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詁文
彌終釋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蓬羊之生但傳文
囑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

先生者多難此後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
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
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禮記**達羊至
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答
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斤大曰羊長
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此后稷生之易也
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則本紀云
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耕而生子則終一年
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禮記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
故云言易也以總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爲美者以
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拆墮災害其母以
橫逆入道今后稷之生能無拆墮災害故美之也晉
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爲在母拆墮皆裂也
禮記曰爲天子割爪者墮之是墮爲裂也拆墮災害
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闕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
謂產時無災害故彼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
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

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
所以為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
楚世家云陸終娶於累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
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
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
亦大賢剖背而出則拆鳩災害不為惡矣此美其無
災害者人之昏愚不由拜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
易不欲其難因見禮之生易言之以為美耳晉語曰
大任震文王不棄小漣於家率而得文王不加病焉
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
之道也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
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
耳○**釋**林願至康寧○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為顯
也天寶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為因禮祀所安而
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
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禮祀所安
無疾而生子○**釋**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
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棄

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棄之上則是說其棄子
之意為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大逾而有身不山夫
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
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
姜嫄曰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
意祀天而見夫人迹履之如有感已此感之者乃是
天帝之氣人不當其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
訖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為生天之亂故不
交不康禮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
不安亦禮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
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
禮義淫而有此亂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
安欲望眾言效象之以顯其異使眾人知之也異義
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
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觀九族仰堯母慶都感
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
不意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
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謂城簡吞記于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孳煦桑蟲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察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姬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非必內父也所引吞記生契卽是不由父矣又何疑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母故稱稷之胄唐堯之親九族也五廟亦稱此也稷契俱是感生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嘗謂稷雖則吞記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娥皇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次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禮祀求于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于任身

之月名魯崩擊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補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與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邪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玉基駁之曰凡人遺體猶不以爲嫌况於帝嚳聖王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遺棄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密是帝嚳之子凡聖王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月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冰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

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繁廢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
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
言神靈尚能合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
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虛生
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
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
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
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如焉蘇繡曰天道微祥古今
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剗媼之任高祖若有雲龍
之祥褒姒之生由於玄虛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
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監
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
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譬
崩之月而常疑爲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
爲長羣賢以鄭爲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
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
深旨按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
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

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
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
在寡居若以寡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
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
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帝傳云堯
見天因詔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蓋知此帝
不爲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
姜嫄爲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
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已子足以自尊不假堯
命云何聽棄之也又堯爲人見聽母棄弟縱其安忍
之心殘其聖父之氣不慈不孝非不是過豈有欽明
之信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
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縱長庶授之以位何當
七十餘載莫之收采且有聖弟不欲朝賜虞舜登庸
方治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
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
其釋經之辭遺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大寘

置辟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

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云**

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 **實**

之或反下同監於彌反巷 **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 **實**

戶降反勝各非反遊也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之誕

實之寒冰鳥覆翼之 **實**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 **鳥乃**

去矣后稷呱矣 **實**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呱然而泣 **實** 呱音孤以聲也尚書 **誕實至呱矣** **實**

云啓呱呱而泣是也 **實** 正義曰上言后

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

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

為牛羊所踐今乃避之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

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

之平林也木之中會也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

而收取之嬰兒之在野當為鳥獸所害乃值人收

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

冰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日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

覆以其藉之為非不謂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

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三言

卷之

漢書

稷雖與傳禮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
 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
 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
 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
 姜嫄也亦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
 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
 ○**大鳥**也至藉之○正義曰以翼能覆藉要兒故知
 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
 體忌寒近水尤甚其翼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
 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
 意耳姜嫄以之爲年且而禮祀在母十月
 而生稷其牛正當米月故得棄之冰也

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單長許

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云實之言適也單謂

始能坐也許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

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

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單從

或作譚許沉干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扶匍蒲并

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魚鱖反說文作嶷

云小兒有知長張丈**○**藟之荏菽荏菽旃旃禾稷穰穰

反或如字別彼列反**○**麻麥矇矇瓜瓞嗶嗶**○**荏菽荏事也旃旃然長也役列

也矇矇苗好美也矇矇然盛茂也嗶嗶然多實也**○**

云藟樹也戎菽大豆也藟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

言天性也**○**疏魚世反荏菽而甚反菽或作叔音同

郭璞云今胡豆是旃旃具反極音蓮矇莫

此說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知謂之時已能意有所知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繼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蕪之者是荏菽也此荏菽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穉穉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穉穉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味啾然衆多是其木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爲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單實許爲異言適始能坐而單然適始張口而計然餘詞○禮單長至嶷識○正義曰釋言云單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計大略大釋詁云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列能識物故先岐後嶷○禮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單實許爲異聲截路而言誕實匍匐爲克岐克嶷而設取實之爲義不指單許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

單訂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爲早慧之勢○定本爲實之言是按集注並爲適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單許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單謂始能坐計謂張口嗚呼儀禮注云禪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單亦安意故爲坐也許言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爲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後此至於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年之耳或以爲就口食者謂爲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按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

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又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日拒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豆**存菽至多實○正義曰釋草云菽謂之在菽孫炎曰大豆也此豆亦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菽設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按爾雅戎菽爲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爲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覆種穀不應洽中國之神而種戎國之豆卽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在菽重言者以菽之文爲下總目於菽配之爲何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俱役者在於行列不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穰穰幪幪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

長故不爲葉茂而以味奉爲多實也定本味味多實之上云瓜瓞瓞也按集注等語無此四字○**樹**至天性○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爲種通稱故云藝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卽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殖於後果爲稷宮周本紀曰稷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卽此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克聞之舉稷爲農師**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天下宜其利下章是也**相助也**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反注同

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部家室**弗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

種雜種也衰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

也粟其實粟粟然部姜姬之國也堯見天因部而生

后稷故國后稷於部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衰枝葉長也

發發管時也粟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

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部

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種種生不雜下嘉種并注並同稟余秀反穎營并反

稷所封國也今禮記誕后稷至家室○毛以為既言后

在京兆武功縣禮記稷為兒時好種用此後言其為稷

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

助之道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

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

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

黍稷之穀也於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莖畝無

空缺之通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穢之處謂春生

之時也其由實種種而肥大實良衰然而生長謂夏

末時也稍至秋分木大出穗實滿於管實生粒皆

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

穎實成就而粟粟然以此故收人兒多堯善其功而

賜之土宇封之於部就有部國之家室焉○鄭以方

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雜成功而

改封於部非始有國土唯此為異其文勢則同○

大矣至之方○正義曰下言有部家室言功成之時

則此章說為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

唯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禮記弗曰

至天命○正義曰弗治釋文此說后稷教彼而言

種黃則黃色是穀也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

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闕宮言植種菽麥尚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美止種之黃茂爲下總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總之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木故以苞爲不莊于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稟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土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稟亦盡長禾穎好粟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草莖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莢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喻人然則彼是莢秀對文以莢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泮云銍斷去葉也結又云穎則穎

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德成就之穎故云其實粟粟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世本云有邵氏女曰姜嫄故知邵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邵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克見天固邵而生后稷謂使邵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邵謂封爲邵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邵納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邵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豐至變更○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木且爾雅以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克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種者繫本初

種之稱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為生不雜謂不稂
不莠也傳以稂為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為
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
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實粟粟止言粟粟是
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粟
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家無
所變更者謂郃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
后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
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申侯握河紀云堯即
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早陶賜姓號注
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也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
即封此言成功益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
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郃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
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郃號曰后稷以后
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
預云郃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誕降嘉種維秬

維秬維糜維芑



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秬一籽二米

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



云天應棄之顯后稷故為

之下嘉種

○秬音巨怙字鄰反亦黑黍也又芋卑反
余芳婢反糜音門爾雅作疊同郭子偉反

赤梁粟也芑音起徐又巨已反郭云白梁粟也釋芳
于反字書云蟲穰也應應對之應為于儻反下天為

已恆之秬秬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



恒偏肇始也始歸郊祀也



云在猶抱也肇郊

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

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

二王之後也

○恆古鄂反本又作互稷下郭反
任音壬注同肇音兆徧音遍下同

至肇祀○毛以為上既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
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稷善能於稼

牆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
之穀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種是黑黍之種雜是黑
黍二米之種雜是赤黍之種雜是白苗之種也后稷既
得此善種乃備種之以種以種至熟則於是任抱之
於是畝計之備種之以糜以芑至熟則於是任抱之
於是自橋之以此種種糜也之穀而歸始郊祀於上
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為
異餘同○禮天降至白苗○正義曰降者從上之降
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嘉種也種黑黍以下皆釋草
文唯彼糜作普音同耳○禮曰黑黍一名種郭璞曰
種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二
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種是黑黍之大名種
是黑黍之中有米者別名之為種故此經異其文
而爾雅釋之若然種種皆黑黍矣而春官噎人注云
釀種為酒種如黑黍一稱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
者多種為正稱二米則種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種有
二等也種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噎人之注必言
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禘為重二米嘉異之物噎酒

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噎其實種是人名故各釀
為酒爾雅云種一桴二米噎人注云一種二米文不
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種即皮其種亦皮也爾雅重言
以曉人然則種種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浮
為種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暨今之赤粟芑今之
白粟粟皆好穀也○禮天應至嘉種○正義曰如此
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闕
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稷重穰種穰菽麥所降
多矣非徒四穀又波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則是為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
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
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
稷闕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止盡云總上問于慎
曰往者中山之賦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
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
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賦惟之事非所謂天
降種也以非實降之也按集注及定本於
此並無變云○禮恆編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之

廣多故以恆為漏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互字肇始釋
詰文上言封之於郟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
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為郊也。○任猶至之後。○正
義同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為抱。○鄭以后稷二
至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
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
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誕我祀如
天者二王之後中明肇不為始之意也

何或春或掄或餼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掄扞

白也或餼餼者或蹂黍者釋浙米也叟叟聲也浮浮

氣也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

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扞出之撒之又潤溼之將復

春之趣於繫也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簋簠之實春

反檢音由又以未反說文作音弋紹反餼披我反蹂
音柔叟所留反字又作漉濟米聲也爾雅作澤音局
郟音騷烝之丞反浮如乎爾雅說文並作浮云烝也
扞食汝反蒼頡篇云取出也稷音康字亦作康俗未
旁作康非浙星歷反說文云汰也汰音太復扶又反
鑿于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穀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
也于沃反音載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粃以較載燔載
音甫音載烈音嘗之日茲卜來歲之芟爾之日茲卜來歲之戒

社之日茲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

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蓬蒿星先奠而後藝

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軼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

加于火曰烈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即為郊

祀之酒及其未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

草與祭牲之脂奠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

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都禮反字亦作執載蒲未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為

壇而祭為載字林同又未反燔音煩後皆同遊音利

又音類及所衝反猶息也反奠徒陳反奠如

悅反馨呼丁反傳音惟世音端反是須反

歲與來歲繼往歲也六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

之物齊敬祀載而祀天者將來新歲之豐年也孟春

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誕我至嗣歲○

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

禮如何先以所得種種摩也之粟或使人在唯而春

之或使人就白而拊之或使人敲揚其糠或使人蹂

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春得未乃

浸之於盆折而釋之其聲漚漚然言升盛也既蒸熟乃以為

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

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下以秋物之成積郊

祀之福故設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

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奠燒之於行神

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為祀載之祭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也出曰則數之故或有數陳者或疎黍者謂疎踐其
黍然後春之然則文常在春榆之上今在下者以疎
亦為春而為之喻數俱是春進令與春相近且退疎
以為潤也上有慶芑是覆而獨云疎黍者以祭用黍
以為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
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既在數之下丞之上故知為漸
米也說文云漸汰米也孟子曰凡千夫齊接漸而行
謂泚米未吹漣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漣漣漸也
焯焯氣也熒光引此詩徐炎曰漣漸米聲焯焯炊
之氣漣浮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泚米則有聲故
言泚泚聲丞飯則有氣故言焯焯氣取爾雅之意為
說也○○ 謹之至之膏○正義曰以疎文在或數之
下不應方言疎黍以水潤米必當疎之使溼故云疎
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
欲說之故說辭自問土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
注彼從可知春榆之下始云或疎故知是既春而抒
出之又潤溼之將復春以趨於馨也召曼曼云米之
率概十押九馨八待御十九章辨術粟一石為概米

六斗春糲一斗為押九升又長為馨則八升又春為
侍御則七升言感於馨者此承四穀之後一春一數
始為糲米又一歷一春猶未至於馨故言趨於為漸
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竄於御止言趨於馨者以禮
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秉食
不馨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馨之處郊天尊於宗
廟其祭或常用之故上言於馨也桓十四年穀梁傳
說宗廟之事夫人親春禁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
必自春其菜者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韋昭
云案感豆文也言春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
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
韋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與食用此米為
之故云釋之丞之以為酒及置蓋之實徐疏云詩之
敷事率以其次既數陳矣而傳以疎為疎黍當先疎
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疎也既疎即禘之丞之是其
次也義為長集注等皆為疎黍定本為疎米者誤也
○○ 言之至曰烈○正義曰傳自嘗之曰至來歲之
稼皆春官肆師職之也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

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
 秋備當獵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
 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
 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
 以種穀令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芟種至習
 兵以戒不虞故稱日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
 日問稼穡於彼注其意為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
 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
 稼種宜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
 嘗種之下謂秋種祭社也嘗在孟秋種社俱在仲秋
 取鳥而後祭社故先種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耳
 因而問卜稱乃秋獵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
 自問吉內於龜不內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口而
 問之耳稱為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
 今秋穀熟之時即謀來年祭社之事以今秋祭社之
 日豫卜來歲之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
 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際
 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為祈穀今社日卜來歲之

際即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
 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
 事在於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
 之謀惟是思念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連也又云
 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焚蕭合馨香皆郊特
 牲文彼唯馨作釐注云釐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
 未諉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
 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為較道之祭
 事不同而引之者蓋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焚燒也
 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
 故記酌於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
 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
 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貳羊
 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粉牝
 豨郭璞曰粉謂吳羊白貳者也是亦以牡為貳也較
 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大燒之商頌曰
 加大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員之加
 於火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惟思至往郊○正

義曰惟思釋詁文又申明遠火為烈之意說文云烈
火猛也爛火熱也俱是火熱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
以酒則醲醲而食則醲祭乃作故云后稷既為郊
祀之酒及其未於此仍言其未則上為烝之釋之正
其為未者非獨為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
實以就郊非作之故此言其未也禮大夫以上將祭
必諏謀其日曰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
以上取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
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禮故云思念其禮正以特牲
有諏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為殺熟而謀取蕭草與祭
祀之脂運是取之脂也以此牲為較祭而說既宜與較
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藝之於行神之位正
謂祭較之位以較之所祭即是十神行神故言行神
之位馨香既聞取瓶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
祭伏於較上秋官夫人云凡祭祀祀俱人牲伏瘞亦如
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明此用豕亦伏
體轅上故言體也夫人伏用犬牲此用豕者蓋天子

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
烈其肉為尸蓋言又者亦用此豕之肉為之也以七
祀之祭皆有尸明較祭亦有尸其燔炙者其尸之羞
故云為尸羞也此后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較祭
亦有尸依禮禮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
其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饋**與來歲繼往
歲○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與者
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
以且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
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耳非嬰
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月要在歲
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饋**嗣歲至上
帝○正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
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
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禘是也王者之後自
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既以正月
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
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于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

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為祈穀故也禮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為已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

言祈也 印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亶時 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

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

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

器簪也 印五鼎反盛音成注同其香一本作馨 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迄至也 云庶眾也

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

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迄許

印盛至于今 毛以為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

之事我后稷殖醢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

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

上行上帝則安居而詠饗之既為上帝所歆故反言

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

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

-5 225 45 905" data-label="Text">

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眾

民合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憐愍者子孫蒙其

餘福以至於今而類之今文主得由之而起今既致

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 鄭唯以肇祀為郊兆之祀

為異餘同 印我至大羹 正美曰印我釋諸文

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

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

官旃人掌為瓦器而云豆申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

詩流

士月人章四章章十廿四章章八廿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九族自己

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耇陳梨也

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故史受之

○行葦和

也葦草也耇音苟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又用

方反方言云陳梨老也教如字本又作悛同

毛詩疏

卷十七之二

行葦

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耇，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卽立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耇，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入章仁及尊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耇，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九族至受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世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

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耇者，皆是老名。故云黃黃耇者，凍梨釋詁云：黃髮者，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面凍梨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伐，其部謂耇。為梨，郭璞注：梨而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悼史。言五帝而養其意體而法教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悼史。故知得善言，則悼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悼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悼厚者，掌之。悼，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悼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傳敦，聚貌。

行道也。葉初生泥泥。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

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躡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

以其將終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況於人乎。

進法云進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
筵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
舉遠則近可知矣凡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
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 肆筵設

席授几有緝御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踏之容也

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

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教史也緝七習反重直龍反下同踧子六反踏

子亦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斝爵也夏曰醴殷曰斝

周曰爵云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

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酢

才洛反斝古雅反又音嫁夏戶肆筵至奠斝毛
雅反醴則蒲反字或作瓊同以為承上肆筵授

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為肆之筵上又設
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踏之容既
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
賓既受卒留或乃酌而酢答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
酢以酬賓賓受而奠此舉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
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
二句特為老者設文既為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
以几復有悻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設席至之
容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
下筵上而巳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
筵席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或以下為鋪陳
在上人所踧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
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踧踏之
容舊以授几之時有踧踏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
老人當是承述上文與鄭異耳緝猶至教史
正義曰緝猶至教史也几御者皆侍其
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
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悻史

至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為梓史。醢，羊爵至曰爵。○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是以是異器故辨之。云為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禘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醢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於非周器謂之第者，彼注謂畫禾稼也。○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為然。知非周器為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駢剛禮運云：嚴強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備，明先代之物為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禮，而必在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遠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為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十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為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至為兄弟故也。醢，以肉曰醢。

醢，臠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罍。云薦之禮非，菹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而為加，故謂之嘉。○醢也，或反肉，謂也。鄭注儀禮云：醢，汁也。醢呼改反，脾，脾反。臠，臠反。字或作醢。罍，五洛反。毛云：徒，致也。○通雅云：徒擊鼓謂之罍。徒，歌謂之謠。函，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肅。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大肉也。而，喬文云：口上曰。醢，醢至或罍。臠，口下曰。此志反炙，石之反。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醢脾，非菹也。燕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炙其肝，以為壽。其正醢以外所加，嘉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樂，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為之嘉也。定本集注，皆作嘉。蓋以脾臠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醢，以肉至或曰罍。○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遂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醢。

醢，臠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罍。云薦之禮非，菹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而為加，故謂之嘉。○醢也，或反肉，謂也。鄭注儀禮云：醢，汁也。醢呼改反，脾，脾反。臠，臠反。字或作醢。罍，五洛反。毛云：徒，致也。○通雅云：徒擊鼓謂之罍。徒，歌謂之謠。函，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肅。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大肉也。而，喬文云：口上曰。醢，醢至或罍。臠，口下曰。此志反炙，石之反。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醢脾，非菹也。燕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炙其肝，以為壽。其正醢以外所加，嘉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樂，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為之嘉也。定本集注，皆作嘉。蓋以脾臠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醢，以肉至或曰罍。○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遂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醢。

名其無計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鷹之屬為之名也以
臘為兩蓋相傳為然服虔通谷又云口上曰臘口下
曰函或當然也無傳諸言歌者皆以絃歌之故云歌
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琴經無文孫炎曰聲驚等也
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圖有
挑傳相涉誤耳。圖為之至之嘉。○正義曰醢所以
醢菹禮籩豆俎有醢必有菹故云非菹則醢醢人
云朝市之豆非菹醢醢是也潘炙是正饌以脾函為
加助故敦弓既堅四鐵既鈞舍矢既均。敦弓畫弓
謂之嘉也天子敦弓篋久參亭已均中義。云舍之言釋也
蕤質也周之先王將養孝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
可與者以為賓。敦音都注及下同徐又部雷反篋
音俄又音侯矢各鈞規倫反舍音捨
注同參七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
音預下與為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

序賓以賢

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豐相之圃觀者如堵
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
圃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
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黜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
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
半處者半序黜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云序

賓以賢

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豐俱轉反相息亮
反闕布古反又音布
觀古亂反又音官堵寸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
反點都董反解之鼓反爵名客三升語魚據反弟音

佛蓋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同者不弗武反下同
莫報反字或作旄同八十曰毫勤音其百年曰期願
僅其敦弓至以賢○毛以為自此以下皆說養老
斬反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
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勁矣其四鏃之矢既鈞停矣
其舍放此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
賓次序而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
鄭唯下句為異謂文序羣臣為賓以射之賢者為次
言以射中多少為序等餘同○
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
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
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
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至
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
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
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黻弓士盧弓
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鏃之義言鏃是矢參停
者也參停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

皆然故言四鏃既鈞冬官矢人為鏃夫參分一在前
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鏃重也矢而謂之
鏃者釋器云余鏃射謂之鏃孫炎曰鏃者斷羽使
前重也方言云鏃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鏃鏃
之矢名也又解舍天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為所射
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
近射退鏃恆矢庫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
之射也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鏃矢者此與賓客私宴
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川周禮○
之至為真○正義曰舍釋俱是放養放舍之言釋謂
既射放夫也傳言中鏃故又解之云鏃是質即所射
之物王鳩之錫名但此說大射當為篤也以下章言
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為養老故云周之先王
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禮
誦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
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
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
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

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按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會孫維主之上後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為毛之意亦為大射也。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為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曰孔子射於雙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以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雙相地名樹菜蔬曰圃於雙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如堵之精焉。將射先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為司正使上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為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進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進射則子路為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為射之也。古觀者曰若當為奮發軍衆之將謂與人為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警為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為臣不能匡輔今使其國滅亡及與為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行

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親者終不半焉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周之裘及序點二人揚鞞而為語公曰裝先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耄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俗節已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說說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奉此鞞以語說於衆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態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誦經其道不為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為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為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為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庶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進射故知為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進射之節立司馬時也至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進射語說必

須二人故罔表序點相對而言也以揚禪者將以令
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
與別者子路出爾外延入合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
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已入爾則
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表點就衆人之中簡取
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而言好禮而已後合
好之不變而言者善好之後言善亦不亂是先易後
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
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未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表點言
善事其未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
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射
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
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
其位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衆之義燕
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
處覆相之圃上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
射行禮又非至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
注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

必行燕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
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
大夫職云三年則與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
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云孔子射
於魯相之圃使序點揚禪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
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序賓至次第○正義曰
投壺數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神馮中多者爲賢此
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鍬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云
射禮摠三挾一介言已挾四鍬則已徧釋之
文作殺云張弓曰殺挾子協反又四鍬如樹言皆
介合反介古賀反亦作介偏音遍
中也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云不侮者
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敦弓至不侮○毛以爲又說擇士爲射之

事言王之教貴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鏃
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鏃皆中於貫如手就箭之然王
既爲此善射以饗賢者爲賓故其次序爲賓者以此
擇之故者不有侮慢者也言爲賓者皆是恭敬之賢
人○鄭唯下句爲甚言其次序賓不以侮慢多少爲
次第餘同○禮人不至成規○正義曰皆冬官弓人
文也又云禮容未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
而成規弧亦然則此毅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
明則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
既句明是挽之謂之云張也○二京賦曰彤弓既
與毅句字音異音義同○射禮至釋之○正義
曰射禮指三挾一今大則禮然也指者揮也挾謂手
挾之射用四矢於神是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
射禮每挾一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按大
射禮指三挾一今謂卿大夫若
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會孫維至酒醴維醕
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傳會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長

三尺也祈報也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

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
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微而養之也飲酒之禮

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醕如王反說文厚酒也字
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料

鄒口反余又音王三尺
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
射說中可以助行養老會
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
禮維爲主人矣其爲主人
酒醴維醇厚矣故今酌之
以人斗而獻之以報養黃
耇之老人○鄭以此章始
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
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醕
醇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
告黃耇將養之也○會孫
至祈報○正義曰以信南
山經序華之知會孫爲成
王也醕厚謂酒之醇者說
文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
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
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
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

博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常用如此之長勺也所訓
為求但從來善言而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祈
告至君子。○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
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視而敬老也四
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
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
能然也至於此章極言會孫則是王言成王故云今
成王承先王之法思為王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
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大王王季追王
耳本能而天下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
故知射以文王之世後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
黃者之上未嘗黃者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
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
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飲位者不以筋力為
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
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

黃者台背以引以翼



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



云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齡文既告老人及其
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
來反徐

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齡
易來反魚名一首夷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祺吉

也。云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祺
音其

介音戒毛大。○黃者至景福。○毛以為成王之養老
也後皆放此。○祈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者齡背
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
者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夫人之福。○鄭
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者齡背之老人既告
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
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台背
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齡背者老壽人也舍人曰
老人氣衰皮膚滑瘠背若齡魚也爾雅作齡以其似
齡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齡也大老則

肯有鮪文是依爾雅為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四鮪
背背有鮪文或當然也引長蕙敬釋詁文○**圖**在前
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率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
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旁故云在傍
曰翼謂在旁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
老人於是始末故易傳以上章為始告此章為正義
○**圖**祺吉○正
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

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圖**成王

祭宗廟旅賁下編萃位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

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奉復大平皆放

此行下蓋及第四章以下注**圖**既醉入章章四句
皆同編音遍下同見賢通反**圖**至行焉○正義曰
作既醉詩者言大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
事之大者故謂大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
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而德澤莫
不自濟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
為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
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
以下總辨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
君子言其德可以居上位下民雖天子亦稱
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
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
以顯太平之**圖**經入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
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成儀五章言君子有孝
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乃特
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
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深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
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羅天之命

敘又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成王至
鮑德。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
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備於羣臣
至於無筭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為酌酒始於
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
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上等倫理於是志
意克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法云夫祭
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
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體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
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謂之十倫也。彼陳目於上
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為
筵几依神詔室出於枋為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
不迎尸為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
臣之義二也。孫為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為父
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
大夫尸飲九獻士與甸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
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敘五也。賜爵

解於祭前此則謂賓為夫也。君在作夫人在房不
相與交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為七也。祭未歸俎貴
者不重。愚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
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界禪厥秩關寺
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
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為十耳。若
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為太平事者
人有十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未始然
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
子之行以為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
美其人。有德行以
示世之太平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云禮謂

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

或及

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

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

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

既

至景福。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善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木見惠施先後歸祖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及大福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既有至其事也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三事故分之耳。○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解為事故又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事謂惠施先後謂尹飲百獻卿也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為先後也及歸祖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釋義上論故箋略舉以包通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爵酒飽德之人而以既為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既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直片

成丁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作胤即乘之云天錫爾祿明不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甫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德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罪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撤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使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說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盛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為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為下總目也既醉以酒爾既將行也

云爾女也殺謂牲體也成王之為羣臣俎實以尊

詩流 卷十七之三十四 及古

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云昭光也既

至昭明。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
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徵羞牲
體既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萬年
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
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殺
謂祖實以厚卑差次行之者謂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一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云有又令善
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

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俶始也

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

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假辭也諸侯有功

德者人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俶尸叔

反昭明至嘉告。毛以為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

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

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

又言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為之由其終始皆善

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為先祖之尸始以善

告王使受福也自此祭而使羣臣飽德後因述王之

祭祀焉。鄭以為天既助成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
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為長善使王有高明之
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
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融長至享祀。正
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明也反覆相訓故明為
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
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為

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為終則與人交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饗祀。○有又至其長。○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令善釋諸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則令終還連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末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俶始至諸侯。○正義曰俶始釋諸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為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上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為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謂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為說耳若諸侯入為卿則稱公是常矣。○○叙猶至公君。○正義曰鏡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叙亦

是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與行事始終故不從俶為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俶為厚釋諸文叙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古主人唯假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假辭也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人為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為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若釋諸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為尸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稱則夫婦其尸注此為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

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其告維何 遶豆靜嘉

恆 豆之

俎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遶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蕘味而貴

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云** 公尸所

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遶豆之物潔清而美政

平氣和所致故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 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 **云** 朋友謂羣臣同志

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

相攝佐威儀之事

玩 其告至威儀

云 正義曰

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王之所祭遶豆之物潔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及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佐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潔清而美也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 **恆** 豆至徧至 **云** 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問用水土之意恆豆謂恆常正祭之豆類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鼈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麇麋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恆其加豆羣用陸產之物若葵蕘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羸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豆遶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蕘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而至於水土故也被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

本樂饋茹菹麇醯醢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恆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為恆饋食為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恆加相亞宜為朝事與饋食故不為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青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黍粳醢醢非陸產蚘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日而并言邊者邊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酢嘉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公尸至致故○正義曰雜何者問者辭靜嘉者答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吉雜何由邊豆靜嘉下云其類雜何室家之意其類雜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亂之事文勢雖與此與俱問而自說故同言雜何也○朋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彼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知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

孔時君子有孝子

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

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不置永錫爾

類

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

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

傳曰頃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置承位反道

至爾類○七以焉成王之臣既相攝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為異餘同○孔甚至其宜○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初筵饗以時為心所舉敬意亦類於此也○置竭類善○正義曰置竭俱是盡之義故

以置為竭類善釋詁文○**圖**永長至莊公○正義曰
永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不賤言博施備物當謂天
子諸侯行孝不賤也此孝子不賤承上朋友之文亦
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明知永錫爾
類為長與汝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
以徯及天下故云謂將之教導天下迺從朝廷而到
於天下是其無窮極之時也所以春秋傳者隱元年
左傳文彼言謂考叔之弟述及莊公亦微孝以證百
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社
預云純而為謂孝之為類也

壹 類也 云盛之言類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

乎室家先以相摶也乃及於天下 ○壹若本反鄭

反改直 摶也摶若本

置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胤習也 云永長也

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

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承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
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
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
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
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
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承上問而說之言羣臣
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室室家之內皆自
先摶繳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室家相親是謂與
族類也餘詞○**圖**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
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
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則語卑靖公之老送叔向叔
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壹也者廣裕民人
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通毛傳彼言壹者廣裕民人
故以壹為廣也○**圖**壹之至天下○正義曰箋以言
室家之壹則壹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
文不類故易之云壹之言摶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
先以相摶通而密繳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
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

據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委必易之者莫之此
意不違外傳也室家相繼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
民人也孝昭皆取此意以解外傳是其胤維何天被
其不違矣但不訓壹為廣與毛異耳

爾祿傳祿福也傳云天子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

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傳被皮寄傳君子萬年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傳云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

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傳著直略傳其

至有僕傳毛以為承上祿胤問而謙之其言祚及後

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祿使之長保

王位祿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常有萬

年之壽天之天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故汝傳之子孫

也傳鄭唯以有為又餘同傳僕附傳正義曰以僕

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為附傳不訓有為又故知不

與傳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傳釐予也傳云天之天命

附著於女云何乎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使為之妃傳釐力之反媛于春傳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云從隨也天既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

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傳知音智傳其僕至孫

曰承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太命所附之事維

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為配耦

說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者之子孫使

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傳釐予傳正義曰

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為賜故釐得為予傳天之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此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天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習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答之見其生賢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文母為于胤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

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

皆然非獨成王也

○鳧音符鷖於雞反蒼頡解詁云鷖鷖也一名水鷖祇神支反

樂音洛篇

未注同 作鳧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

也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父篇見有此義殺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為勢也王者之取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至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為王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考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效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

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
自安卽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
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祿卽來成來爲來下來
崇無有後難是也其持盈持成言神祇所以得安
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
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
四方百物四章祖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
宗廟卽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是句
經以鳥爲祭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
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
厚爲孝子則是以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
是進孝子之情也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
爲宗廟次章以音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
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
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
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
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溼旣以小爲主然後從下

而漸至於鳥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
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
故次在深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
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爲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在溼公尸來燕來寧鳧水鳥也鷖屬太平則

萬物衆多云溼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

尸之在宗廟也故以榆焉祭祀旣畢明日又設禮而
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

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旣清爾殺

旣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馨香之遠聞也云爾

者女成王者女酒殺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

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或如字

○

鳥至來成○毛

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其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

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

明日釋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

安寧不以已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

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潔矣爾王之殺既馨香矣乃

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

而來成汝孝子是為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為

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興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

○**○** 鳧鷖水至衆多○正義曰釋鳥鴈沈鳧其氏曰詩

云弋鳧與鴈郭璞曰鴈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注

東亦呼為鴈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甲脚短喙水

鳥之譯鴈者也鴈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鴈類解詁

云鴈鵞也一名水鵞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

萬物衆多萬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

皆然可知○**○** 涇水至禮備○正義曰欲言水鳥居

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

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

云在宗廟若釋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枋當於廟門

之外西室釋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為正祭

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

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

天子諸侯則謂之釋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

巳有事於大廟千午猶釋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

燕是釋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

尸燕也其尸以鄰大夫為之於王實為其臣但孝子

以象事之既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曰王

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已薄則不

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尸來燕來宜

○ 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

○ 云水鳥以

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其

來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爾酒既

矣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爾酒既

矣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爾酒既

矣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爾酒既

多爾殺既嘉

言酒品齊多而殺備美

齊才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

厚為孝子也云為猶助也助或

王也

為于儀反注鳥鷺至來為。毛以為時既

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

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為宜其事不以出故而自

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事爾王之酒既多矣

爾王之殺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與之故

致福祿來而厚為孝子也。鄭以鳥鷺在沙喻祭四

方百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

同。沙水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湮此云在沙

斷在湮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三需于

沙注云地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

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為宜故知宜其

事也。水鳥至自嫌。正義曰筵以序言神祇祖

考其言備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

廟而尸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

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湮為喻宗廟今

鳥出在水旁猶似神居國外之祭惟是四方百

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

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萬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

為喻也。大宗伯疏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

區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備祭百種之神也

三言疏

卷之七

沙言

王也

為于儀反注

鳥鷺至來為

毛以為時既

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

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為宜其事不以出故而自

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事爾王之酒既多矣

爾王之殺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與之故

致福祿來而厚為孝子也

鄭以鳥鷺在沙喻祭四

方百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

同

沙注云地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

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為宜故知宜其

事也

水鳥至自嫌

正義曰筵以序言神祇祖

考其言備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

廟而尸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

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湮為喻宗廟今

鳥出在水旁猶似神居國外之祭惟是四方百

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

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萬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

為喻也

大宗伯疏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

區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備祭百種之神也

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籩籩牲胃也

事饗也

而饗之謂祭饗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

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則也

又曰蜡之祭也主先高而祭司尚也祭百種以報膏

也

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注云萬物有功於民者神使為之故祭以報

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福祭天下羣神也而謂

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為田報祭其人者於田功尤

多故以為主耳其祭其徒入神而已其神雖眾總而

祭之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為蜡注又云造者配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而祭之此得總祭羣臣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禘皆有以而然故為總祭然蜡以先帝為主禘以后稷為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總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為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有神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來宜者謂祭來燕尸也土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為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官神上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也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其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月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為宜為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也。○言酒至備美。○正義曰鄭於

尚禮差之唯大畢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以此義雖為宗廟之祭其大畢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殺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言在之義箋以此章為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故多也。○厚為孝子。○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為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為助之也但不以為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渚泚也處止也。 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噲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 爾酒既濟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云清酒之泚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羹味泚酒脯而已。 泚息汝反泚子禮反字又作泚同。 鳧鷖至

毛以為時既太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濟然而涉之爾王之穢維是脯矣王期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為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卽以其日燕尸為異餘同。○**圖**水中至其處。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土之間在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在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為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為喻唯喻三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為神象故云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宜據尸意為說此文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言其心此據其貌為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其處集處是也。○**圖**

清酒至而已。○止義曰羹以上言酒多殺美今酒言消變殺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事尊事尊者不敢以羹美之味直以所涉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為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嚴饌也

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 **圖**深水會也宗尊也 **圖**云

深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

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

○深在公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鄭首在谷

反水外之高者也瘞於例

反埋也皆反字亦作瘞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 **圖**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

燕飲福祿來崇 **圖**崇重也 **圖**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

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祿所下也

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

其社神同故云然

○降戶江反重直龍反下同



燕鷲至來崇○毛以為時既太

平鷲鷲之鳥在於涑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
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
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
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
來重與王也○燕以為鷲鷲之鳥在水外之涑喻公
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
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至人之意於此天
子祭社稷之時琴瑟下及眾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
宗為福祿所下而燕之此時天子用酒殺而與公尸
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涑水會宗尊
○正義曰涑音如蕭則義是聚義且字從水宗知是
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涑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
重稱宗廟故宗為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
涑水至之意○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涑
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涑非水矣此詩之文從

水而文沙大涑則是潮需高地此承洛下則亦是地
矣涑既是水水中高地涑當是水外之高地涑者地高
之說水外之地深然而高益涯溪之中復有偏高之
處以爲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
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
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者其主以上覆之微
高於平地故以衆為喻也爾雅以祭地為瘞埋祭法
云瘞埋於泰所祭地也春官司至凡祭事掌守瘞注
云瘞謂若祭地祇有理牲主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
謂於地耳此以瘞埋為祭社稷山川者上以瘑喻丘
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
耳大宰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理與
祭地同也若無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
沈祭山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
也陰祀自而思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
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雖山而埋爾社稷山川似不
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
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否

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解始何嫌不聖如鄭此言祭五嶽有神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舜天云祭山曰瘞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雖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斷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玉人之注有瘞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瘞懸之法鄭雖不解瘞懸之義要廢懸似非埋也祭山得瘞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速緇帛注云埋葬曰埋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無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舉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卽是初卽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甲於四方百物云有尊正人之意為其以正人盡禮故尊重之而以已卑之故尊正人也毛意正以爲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宗重**○正義曰釋詁文○**既**盡至云然○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爲燕訖故以既爲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偏以宗爲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工與尸燕則

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外其地則不祭國君亦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言社宗猶廟宗廟也月令仲春命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爲社事畢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則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進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子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皆饋饌不等饋土神曰言天子祭社其諸侯及於民故文重慶異於餘章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相同故云然也解詩人豈辭破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壘山絕水也重君爲重

熏和說也 **云** 熏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

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

熏坐不安之意 ○ 聲音門熏許云反說 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 **旨酒欣欣燔**

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傳** 欣欣然樂也芬芬香

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云** 艱難也小神之尸

單用美酒有燔炙可用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

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 令力 **說** 苑鷺至後艱 ○ 毛

鷺之鳥在山絕水之齋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

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

又相悅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

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

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雖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

文不言福祿以見之 ○ 鄭以鷺鷥之鳥在於絕水之

齋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

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

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旨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

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

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祿止令無艱而已 **圖** 壘山至

和說 ○ 正義曰 傳以渚者水中也是土當水之流衆

者水渚之處是上障水令聚今變文言壘非復上也

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勞絕也所云石絕

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其耳以

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重也 **說** 壘也 **圖** 壘之至

之意 ○ 正義曰 壘以上四意隨類聚喻也 **圖** 壘之至

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嗜飲盡矣其所未見唯

七祀耳而上言是鷺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

水之壘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從取其名以為

其義故云壘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

此門名以為喻焉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

日中書曰國門曰國行曰太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祀也按中書祀唯祭五祀皆先薦於與祀戶則設至於戶內祀中書則設至於廟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至於廟左門內也祀竈則設至於廟門外之西此設至於廟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時戶與二者在門外也戶與竈相依所五祀正祭之時戶與中書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離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與得在門況七祀之祭有不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是驚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聲名爲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存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禮**欲成至多所也○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爲樂謂尸之樂也

芬芬是香之義故爲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爲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總命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禮**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麩美之味神又自以爲卑不敢致福主人但合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

